

諸王俱往

以色列人蒙神揀選，救贖出埃及；又引導他們經行曠野；最終是到達應許之地。這是祂與亞伯拉罕立約，要賜給他後裔承受的。以色列人行進的歷史路線，大致是由南而北，再渡約但河，循東而西；復自南北上。與先祖亞伯拉罕反序而行。神的應許在四百七十年後，初步完成了。

這偉大計畫的實施，由選召在神全家盡忠的摩西，靠賴羔羊的血，領以色列出了埃及，步行過紅海，開始漫長的曠野征程。途中經過以東，摩押，和亞捫的邊界；神約束他們，謹慎不得侵入。

神的僕人摩西和以色列人，先遭遇的，是“住希實本亞摩利的王西宏。他所管之地，是從亞嫩谷邊的亞羅珥和谷中的城，並基列一半，直到亞捫的境界，雅博河，與約但河東邊的亞拉巴，直到基尼烈海，又到亞拉巴的海，就是鹽海，通伯耶西末的路，以及南方，直到毗斯迦的山根。”（書一二：2,3）西宏也就成了首先被殲滅的王。其疆土照地圖看，似乎頗狹長，與以色列的縱長平行。

繼續北上，鄰邦有“最高領袖”巴珊王噩，“他是利乏音人所剩下的，住在亞斯他錄和以得來。他所管之地，是黑門山撒迦，巴珊全境，直到基述人和瑪迦人的境界，並基列一半，直到希實本王西宏的境界。”（一二：4,5）他著名的遺物是一具鐵床。這位似乎傳奇的人物，“他的床是鐵的，長九肘，寬四肘，都是以人肘為度。現今豈不在亞捫人的拉巴嗎？”（申三：11）鐵，在古代是珍稀金屬。把鐵不用於國防工業，鍛製兵器，而浪費製作巨型眠床，表明過於注重個人享受，不像英明領袖人君。也有人以其在比例上顯得太長，可能是用於最後長眠的棺材——果真如此，更表明其既缺乏遠慮，又忽略近憂，注定敗亡。

無論如何，二位顯赫一時的王，成為歷史陳跡。“耶和華僕人摩西，將他們的地賜給流本人，迦得人，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為業。”（書一二：6）

神的僕人摩西，服事完了那一世的人，逝入永恆；約書亞蒙神揀選，繼續祂永恆計畫的事工，進行征服，消滅了約但河西岸共三十一王。“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在約但河西擊殺了諸王。他們的地是從利巴嫩平原的巴力迦得，直到上西珥的哈拉山。約書亞就將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，分給他們為業。”（一二：7）

以色列客軍遠來，在曠野時期，未曾記載經過嚴格的軍訓，沒有嚴密組織，沒有後勤支援。迦南諸王，雖不是像摧枯拉朽，有過相當程度的抵抗，所與約書亞“爭戰了

許多年日”(一一:18),大約是六七年。因為跟約書亞同事同年的迦勒,在完成迦南征服各戰役後說:“耶和華照祂所應許的,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。”(一四:10)整個過程未多記載,可以算是順利。

沒有生活目標

以色列人有信仰,有共同目標,耶和華為元帥,為他們爭戰,所以得勝。

噩王鐵床,表現生活沒有目標,只想大床睡大覺。當然那不是單獨現象。簡直難以相信,以色列人在曠野轉了四十年,公開聲明,以迦南應許之地為唯一的長遠目的,只差沒有正式文書。迦南那批各型各色的王,卻沒有生活目標,建設宮殿,儘管今朝有酒今朝醉(*Carpe Diem*),以為沒有關係。耶利哥城牆倒塌了,他們以為是不關他們的事,卻在起高樓。到以色列人在吉甲行割禮,他們沒有從西緬和利未學功課,乘時進擊。到五王失利,南地全喪,以色列人集合北上,他們仍然觀望,到夏瑣王耶賓老大哥召開緊急會議,共商禦敵之策。來不及了!

缺乏精誠團結

他們有各自的地盤,都與“百里侯”差不多,個個在搞自己的事業,經營他們的王國,各人佔山頭,作領袖,誰也不服誰。他們頤指氣使,裝威風,作“王氣”,實在是俗氣嘔人。先是耶利哥遭受攻擊,沒有誰赴援。繼而發現基遍的希未族小組織,與以色列人局部媾和,這都是團而不結。到強敵以色列人壓境,情勢迫急,還得南基遍,北夏瑣,大團體說了算,帶頭湊合,而非結合。綜覽今天基督教的各宗派存在的情形,也大率如此。問起其合作困難,所得回答:“誰願意服事一個王!”

形成眾牧無羊

王的數字多,絕非是兵力多,更不代表實力強大。厨子多了沒菜吃,連飯也吃不上。聖經記載的領袖,特點就是不願意作領袖。摩西出色的是謙卑;早年自己出頭,後來神呼召他的時候,摩西說:“我不成!”基甸,誠懇推辭作民族英雄,在群眾多的時候,他遵照神的原則,寧少而精;只三百勇士,殺敗敵人,以餘勇追數萬敵軍;得勝後,不受人民進獻的領袖或王位。連亞伯拉罕也沒有聲明說:“我本人是信心的領袖!”可今天的怪事,是出現了眾多的領袖,呈現“困苦流離,牧人沒有羊”的慘象。遇到剝削人民,領袖先享;打了敗仗,領袖逃跑領先。

俱往矣！迦南諸族的三十一位王，各自顯赫一時，最後不過登在亡國紀錄，如同訃告上列名。祝今天的教會，知道前車既覆，後車當鑑，從而學習功課，補偏救敝，以主為元帥，靠主的大能得勝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